

茅盾文集



1958·北京

茅盾文集

第五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7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97 字数256,000 开本850×1178¹/₃₂ 印张13⁵/₄ 插页4

1953年3月北京第1版 195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定价(6)1.30元

第五卷說明

本卷收長篇小說《腐蝕》及中篇小說《劫后拾遺》各一部。

《腐蝕》開始寫作于1941年初夏。當時曾連載于香港出版的《大眾生活》(周刊，鄒韜奮主編)；同年秋，由上海華夏書店出版單行本。1954年7月，由我社根據華夏書店版重行排印，并經作者補寫“后記”一篇。

《劫后拾遺》寫作于1942年4月，由桂林學藝出版社出版。此次經作者重行校勘并補寫“新版后記”后，收入本卷。

第五卷 目录

腐蝕 1

后記 305

劫后拾遺 309

新版后記 430

腐 蝕

248
447
3:5

這一束斷續不全的日記，發現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記的主人不知為誰氏，存亡亦未卜。該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縱深尺許的小洞，日記即藏在这里。是特意藏在那里的呢，抑或偶然被遺忘，——再不然，就是日記的主人已經遭遇不幸；這都無從究明了。日記本中，且夾有兩張照片，一男一女，都是青年；男的是否即為日記中常常提到的K，女的是否即為日記主人所欲“得而甘心”且為K之女友之所謂“萍妹”，這也是無法究明了的了。不過，從日記本紙張之精美，且以印花洋布包面，且還夾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觀，可知主人是很寶愛她這一段的生活記錄的。

所記，大都綴有月日，人名都用簡寫或暗記，字迹有時工整，有時潦草，并無塗抹之處，惟有三數頁行間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處，墨痕漶化，若為泪水所漬，點點斑駁，文義遂不能聯貫，然大意尚可推求，現在移寫，一仍其旧。

嗚呼！塵海茫茫，狐鬼滿路，青年男女為環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然飲恨，無可伸訴。我現在斗胆披露這一束不知誰氏的日記，無非想借此告訴關心青年幸福的社會人士，今天的青年們在生活壓迫與知識飢荒之外，還有如此這般的難言之痛，請大家再多加注意罷了。

这些日記的主人如果尙在在世，請恕我的冒昧；如果不幸而已亡故，那么，我祝福她的灵魂得到安息。整抄既畢，將付手民，因題“腐蝕”二字，聊以概括日記主人之遭遇云尔。

1941年夏，茅盾記于香港。

九月十五日

近来感觉到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地方可以说话。我心里的话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地对他谈一场。

近来使我十二万分痛苦的，便是我还有记忆，不能把过去的事，完全忘记。这些“回忆”的毒蛇，吮吸我的血液，把我弄成神经衰弱。

近来我更加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还有所谓“希望”。有时我甚至于有梦想。我做了不少的白日梦：我又有知心的朋友了，又可以心口如一，真心的笑了，而且，天翻地复一个大变动，把过去的我深深埋葬，一个新生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说有笑，——并且也有适宜于我的工作。

我万分不解，为什么我还敢有这样非分之想，还敢有这样不怕羞的想望。难道我还能打破重重魔障，挽救自己么？

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天气这样好，也没有警报。早上我去应卯，在办公厅外边的走廊里碰见G和小蓉手挽手走来，小蓉打扮得活像只花蝴蝶。人家爱怎样打扮，和我相干，而且她和G的鬼鬼祟祟，我也懒得管；可是她

在我面前冷笑，还說俏皮話，那我就沒有那么好惹。

我当时就反攻道：“丑人多作怪，可是我才不放在眼里呢！交春的母狗似的，不怕人家見了作呕，也該自己拿鏡子照一照呀！”

这一下，可把那“母狗”激疯了。她跳过来，竟想擰我的头髮，我一掌将她打开，可是我的旗袍的大襟給撕破了一道。她乱跳乱嚷，說要报告主任。哼，悉听尊便，我姓赵的，什么事兒沒經過？但叫我当真生气的，是G的态度。他沒事人兒似的，站在一旁笑。我与他之間如何，他心里自然雪亮，可是小蓉天天失心狂似的追着他，今兒还挨了打，他却光着眼在旁边瞧，还笑，这可像一个人么？我倒觉得小蓉太可怜了。

我轉身跑到科长那里，就請了一天假。

人家以为我的請假是为了刚才那一鬧。那真笑話。我才不呢！我瞥見了办公厅里那一个大日历，这才知道今天原来是九月十五，这才想起我今天应当請一天假，——讓我安靜地过这一天，为我自己的这一天。

但是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天气这样好。

我憎恨今天的天气有这样好，我生活中的九月十五却是陰暗而可怕的。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从我母亲的肉身中分出一个小小的生命，从这小生命有记忆的那时起，她沒看見母亲有过一次愉快的笑。跟小蓉差不多一样可憎的姨娘，还有，比G也好不了多少的父亲，就是母亲生命中的恶煞。而我自

己呢，从有知識那时起，甜酸苦辣也都尝过，直到今天的不辨甜酸苦辣，——灵魂的麻痹。

一年前的今天，从我自己的肉身中也分出了一个小小的可怜的生命。这小小的生命，現在还在世上不？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沒法知道。因为我在那次悲痛而忍心的“断然行动”以后，就不曾設法去探詢，也許今后也不作如是想。我就是探听到了結果，又将怎样？讓它隱藏在我心的深处，成为絕对的秘密，讓它在寂寞中啃噬我的破碎的心罢！

每一回想当时的情形，我全身的細胞里，就都充滿了憎恨。复仇之火，在我血管中燃烧。他是走进我生活里的第一个卑鄙無耻的家伙，也是我和小昭分手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懦夫，伪善者！記得那是“七七”紀念以后第三天，他装出一付無可奈何的嘴脸，訴說他的“不得已”的“苦衷”和“困难”。那时他的主意早已打定，暗中筹备了好多天，已經一切就緒了，可是他还假惺惺，說“偶然想到这么一个办法”，和我“从长計較”。他当我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当我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哩！我本待三言两語，揭破了他的全部鬼計，但是轉念一想，趁这当兒各走各的路，也好；听完了他那一套鬼話以后，我只淡淡答道：“何必商量！你瞧着是怎样方便些，就怎样办。商量来商量去，还不是一个样？况且，你也犯不着为了我而埋沒了自己，——是么？我近来是身心交疲，万事不感兴趣。祝你前程远

大，可是我不能奉陪了。”

他怔怔地望着我，半天答不上来。蠢虫！我知道他捉摸不着我的真意，他有点惶惑，然而我又知道他见我那样“柔顺”，那样轻易“被欺”，他的心里正高兴的不得了呢！许久许久，他这才似笑非笑地喃喃地说：“我就是不放心你，在这里，人地生疏，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而且你又快要生孩子。你虽然叫我安心自去，可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大放得下心呢！而且，而且，……”

“得了，得了！你一百个放心！”我再没有耐心听他那一套了，他这种虚伪而且浅薄的做作，叫我作呕。他当真把我当作傻子么，真好笑。

“好，那么，我到了长沙，弄到了钱，就寄给你。”他居然把口气说得很认真，我不作声。难道要我向他表示谢意？

“等到你产后满月，我在那边的事也该有个着落了，那时我再派人来接你。”——声音也像是在说真心话，可是傻子这才信你！

然而到他走后不上一小时，我又发现这小子不但虚伪，浅薄，而且卑鄙无耻；他竟把所有的钱都带了走，而且还把我的金戒指，我的几件略好的衣服都偷了走！好一个“为民先锋”的政工人员！向一个女子使出卷逃的行为！我那时知道火车还没开，我很可以到车站上去揭他的皮，可是一转念，算了罢，何必做戏给人家看，谁来同情我？知道一点我的过去历史的人们，也许还要冷言冷语，说我

自作自受呢！我不能做一个女人似的女人，讓人家当作談話的資料。过去那一节鬼迷似的生活，我不反悔，我还有魄力整个兒承受；当前这惨毒的遭遇，我也不落胆，我还有勇气来一声不响吞下去！我——

我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

当时我本可以“爭取外援”。衡陽有一个旧同学在那里教書，貴陽也有一二个“朋友”，然而我都不；我受不住人家的所謂“同情”，我另有主意。

我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經下了“断然行动”的决心。

但是，在临产的前夕，医院左近的教堂传来一陣陣的贊美歌声，半明的电灯光温柔地压在我眼帘上，那时我的心里起了一層波动，我又有了这样的意思：“我总該保有这未来的生命。如果是男的呢，我将教会他如何尊重女性；如果是女的，我将教她如何憎恨男子，用最冷酷的不动心，去对付不成材的臭男人！”我那时又成为“理想主义者”了。

然而我的感情激动到几乎不能自持的境界，是在产后第二天看护妇抱了嬰兒来，放在我怀里的时候。虽然因为是一个男孩子，使我微感不洽意，但我那时紧紧抱住他，惟恐失去。那时我觉得人間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只有我与他；我在人間已失去了一切，今乃惟有他耳！我的眼泪落在他的脸上，他似乎感觉到有点痒，伸起小手来擦着，可是又擦錯了地方；我把乳头塞在他的小嘴里，我閉了眼睛，沈醉在最甜蜜的境界。

但是一个恶毒的嘲諷似乎在慢慢地来，終于使我毛骨聳然了。“这孩子的父亲是他！”——最卑劣無耻，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的他！

我不能否認这一事实。而且我每一感到孩子的存在，这残酷的事实便以加倍的力量向我攻击，使我的种种回忆，电化了似的活躍！我何尝不以最寬恕的态度試要找出他的一点点——仅仅一点点的可取之处，可是我得到了什么？首先是我与他的最初的結合就是非常的不自然。那时他需要于我的是什么，我知道；而我这一边呢，为了什么，天啊，我不打謊，——但这，难道就成为此后直到現在加于我的責罰？

是責罰也就算了，我决無后悔，也不餒怯！

我分明記得，孩子出生以后的两周間，我的心境老是这样矛盾，我仿佛听得我的心在两極端之間搖摆，——的答，的答；到了第三星期，事情是無可再拖，我毅然按照預定計劃行动。当看护妇循例来量体温的时候，我就对她說：“打算出去找一个朋友，得三个鐘头，您看不要紧么？孩子呢，拜托您照看一下。我先喂飽了他奶，回头要是哭，您給他点米湯就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給孩子喂奶。似乎这小东西也有預感，發狠地吮着；几次我想够了，要放开他，刚一松手，他就哭，于是再喂他。我的心里像倒翻了五味瓶，可是我的决定依然不动摇。忽然从久远的塵封中，跳出一句話：“縱使我有千日的不是，也該有一日的好处。这次我們分

手，便是永訣，我希望你將來在幸福的生活裡，有時也記起曾經有我這麼一個人在你身上有過一日的好處。”——誰說過這句話呢，我這時才辨到它的味兒。我凝神靜思，這才記起這是小昭說的，然而我那時聽了却大生反感，鄙薄他沒有丈夫氣呢！我惘然看着懷中的小臉兒，我最後一次輕輕將他放在床上，我低下頭去，輕輕吻着他的臉兒，我慢慢伸直了腰，我的手按住了心口，突然，我想起，我還沒給這孩子取個名兒呢！“小昭，我就叫他小昭！”——我喃喃自語，不自禁地一聲長吁。

為什麼不呢，我將以這孩子來紀念我生活中的一頁。正如小昭所說，我們結合的一年多中間，縱有千般苦味，也該有一日的甜蜜。而且也正像這一日的甜蜜不可復得，我也將永久不能再見這孩子。

我最後看了一眼我的“小昭”，就拿起早已打點好的小包，走出了房門，在院子裡碰到了那個看護婦，我只向她點一點頭，又用手指一下我的房，就飄然而去。從此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

這一切，今天我想起來，還像是昨天的事。我欠了那醫院兩百幾十塊，我給了他們一個二十多天的嬰兒，可是我的“小昭”難道只值了這一點？醫院裡將怎樣罵我：下作的女人？忍心的母親？哦，下作，我？一萬個不是！忍心么？我有權利這樣自責，人家卻沒有理由這樣罵我。

我並不是一個女人似的女人，然而我自知，我是一個母親似的母親！

也許我在那時還有更合於“世俗口味”的辦法，例如，寫一封動人哀憐的長信，縛在孩子的身上。創造一個故事，說自己是千里流亡，家人分散，不知下落，現在一塊肉既已離身，便當萬里尋夫，只是關山阻隔，攜此乳兒，困難轉多，“不得已”乃留於院中，敬求暫代撫養，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決當備款前來領認：如此云云，也未始不能搪塞一時，兼开后路。可是我為什麼既做了悲劇的主角還要自願串這一出喜劇？我憑什麼去兌現我的預約？而且，欠了人家的錢，還要哄他們代我撫養孩子，还想博取人們的好評，——哼，這自然更會做人，可是我自知我還不至於如此下作！

萬一有什麼善良的人收養了我的“小昭”，而且又保留了那封假定的長信，而且“小昭”長大時又相信他的母親是這樣聖潔而純良，那不是太滑稽麼？我既然忍心將他拋棄，而我又打算在他那天真的心靈中竊取一個有利的位置，——這是世上有些“英雄們”的做法，但我還配，我還不至於如此無恥呢！

事實擺在那里明明白白：我即使有力“贖”他回來，我也沒有法子撫育他。我有把握擺脫我這環境麼？我不能讓我的孩子看見我一方面極端憎惡自己的環境而一方面又一天天鬼混着。特別重要的，我還有仇未報；我需要單槍匹馬，毫無牽累地，向我所憎恨的，所鄙夷的，給以無情的報復！我已經認明了仇人的所在地。

九月十九日

昨天紀念日，一早就奉到命令，派我在E区，以某种姿态出現，从事工作。給我的特別任务三点：注意最活躍的人物，注意他們中間的关系，择定一个目标作为猎取的对象。

派在同一区工作的，还有小蓉。这本来不会讓我事先知道，可是这蠢东西得意忘形，示威似的瞥了我一眼，又冷冷地微笑。我立刻試探她一句道：“小蓉，我們公私分明，今天可不能鬧意气。”小蓉怔了一下，未及回答，我早又接口道：“再說，就是私的一面，我本来無所謂，那天还是你自己不好。”小蓉的脸色立刻变了，但又佯笑道：“你說什么，我不明白。”她慌忙躲到办公室去了。哈哈，这就証实了我的猜度，然而，这中間一定还有文章。小蓉那示威的眼光，不会毫無緣故。

这小鬼头存了什么心呢？是否因了那天的一鬧，她想乘机报复？还是G在我身上編造一些什么当作米湯灌昏了她？

不管怎的，我得警戒。在这个地方，人人是笑里藏刀，攬人上屋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誘你自己往里鑽，——全套